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御製題此木軒四書說

雲間續學衆傳諸經說方成又說書一刹不容有二佛

此言果可說書歟

按焦袁熹書說論者謂其較所作經說為優其中固不無可節取閱及孟子以予觀於夫子章謂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從是以後更數千歲六經四子書苟未澌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蓋猶一刹不容有二佛也意在推崇孔子而儗不於倫尊之固如是

乎且以釋氏語闌入儒書尤非說書之體昔昌黎謂

荀揚大醇而小疵余謂袁熹此書乃小醇而大疵耳

此木軒四書說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此木軒四書說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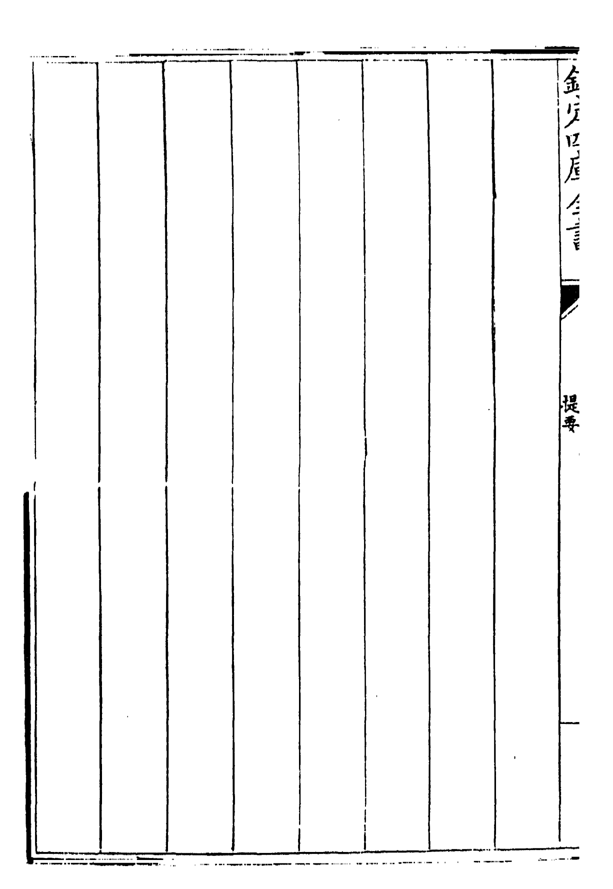
國朝焦袁熹撰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强傅古義者如大學章句

中常目在之自為所在之在乃從尚書訓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為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註解為防禁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為項槖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

據典確閎與章句集註小有出入要能𡏖然有當于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為時文而設衷𦾔是書獨能深求于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此木軒四書說原序

四書說九卷雲間焦先生之所著也乾隆癸亥先生長君以庶常出宰洪洞呈是書求為之序余固素知先生者受而讀之既卒業作而歎曰是又繼陸清獻而起者也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致力於六經四子目之所遊心之所觸不苟同不苟異有所見則筆之積年既多遂成卷帙觀其所論天人義命之間是非疑似之際直截簡淨決不可以絲毫借蓋真得程朱之心印而出之

若不經意知先生之於道淡矣是固當與清獻之松陽講義並傳而或以坊肆講章徒資舉業者同類而等視之則大過也余家毘陵去雲間五百里而近聞之也詳故知之也稔先生幼而嗜學弱冠即有志聖賢之事心師清獻而不走其門終其身不名不字也孝於親友於兄弟篤於夫婦朋友遇人無愚智必以誠不為一切世俗文飾語以是自其鄉之賢士大夫以至於婦人孺子販夫賈豎狡黠頑悍之徒見先生則無有不厭其忱而息

其詐者嗚呼自非有道之士何以得此於人耶所說經傳義亦有微與程朱異者而大旨所歸則惟程朱是奉其於經世之學靡不講究特以祖母母兩太夫人壽皆九十而先生又寡兄弟故寧以養我身焉迨兩太夫人即世而先生亦已老矣終身畎畝泊如也余嘗聞桐城張少宗伯之稱先生也曰謂之君子即是君子謂之學者即是學者如余豈足以定先生特恐後生末學讀其書而不悉其人則是書亦不能讀也故并具簡端以告

夫世之讀是書者先生姓焦氏諱袁熹字廣期舉康熙丙子賢書

聖祖仁皇帝時嘗奉

名以侍親不能出居金山縣黃浦之南故學者稱為南浦先生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冬月武進劉於義序

凡例

一先君子四書說手錄成帙者什之六其什之四或在他書或在散紙今並鈔入成九卷

一先君子自康熙己巳志弘聖學大指見刻陸清獻公稿序及所著述志賦中當時已有論撰今之所輯斷自康熙辛巳迄於乙卯從手錄本以為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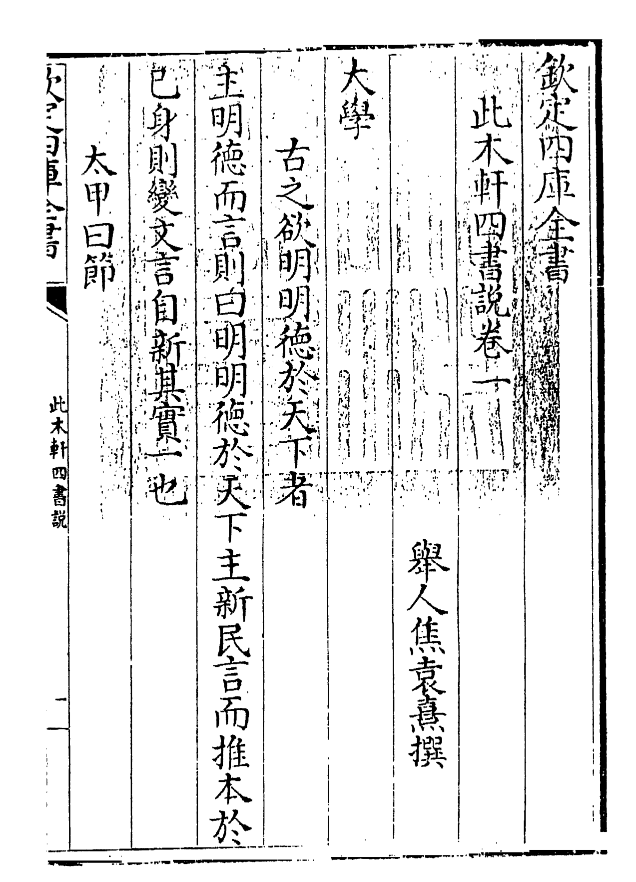
一先君子心如渟水有觸斯動有見則書茲之所錄有一意而再三言之者固以非一時所書故今以疊見

則意益明顯故惟全同則删小異則並存之以俟當代君子折衷焉

一間有與集註小異或集註未有明文而與今刻文異解者皆載于篇廣異聞求的義固學者之事也唯舉業試場或不必依用耳

一間有但引彼文未自下語如周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云云周禮疏四月正雩云云之類蓋博引經籍以為佐證則意自明也故並鈔入

一是編據先君子手定纂錄而決疑辨誤多有在時文跋語者嗣當搜輯續刋以補未及



此木軒四書說卷一

舉人焦袁熹撰

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主明德而言則曰明明德於天下主新民言而推本於己身則變文言自新其實一也

太甲曰節

舍人曰在見物之察也在為察義大學註常目在之謂如兩目專注此物不暫去也

湯之盤銘曰章

康誥盤銘兩章雖是分釋明新然未嘗截然自為疆界不相參錯也明德引堯典即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又兼自新新民言之蓋明新而不止於至善即不成為明新故兩章皆有至善之義無所不用其極猶言無所不極其至爾非以其極為一物而君子

用之也

無所不用其極六字連說語意自明非以至善爲皇極之極而君子用之也然其誤已久矣雖歸熙甫鉅儒猶不免亦可怪也

孔頴達解禮記是故君子慎其獨也云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按故與是故隨文言之似若無别而先儒訓義如此可謂精矣

詩云邦畿千里章

鳥之為物至微所知本有限但知止丘隅即無復可責若人為萬物之靈充其性之智何理不可窮何事不可盡而不能求至善所在而止之是棄其所以貴於物謂之懵然無知可矣曰不如鳥者實不如鳥也

引此詩取其如切如磋數言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至於如此乃為止於至善而無異於聖人之止矣非以武公繼文王欲人學武公之止至善也盛德至善武公足當以否大學未嘗及之

於戲讀如嗚呼亦有讀戲為嘻者見温公法言註

子曰聽訟章

即聽訟之一事而推論所以使無訟者非上之人有以大畏之不可則明德新民相為本末未有已德不明而能新其民者斷可識矣非以刑措不用為新民之極功而特建此一章也夫子使民無訟通乎大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豈便為王者言之乎

本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字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字也

有謂夫子知本者似不了

所謂誠其意者章

何謂自欺心中有兩個人相似便是自欺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為不善者是一個人要揜著者又是一個人總由不能誠以致如此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兩如字是如數之如彼之好惡必用二十分此亦用二十分若欠毫釐便不得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

兩如字謂如其分數也與如殺人之罪如字同惡惡臭好好色必十分若惡惡好善有八九分實中有一二分虛不可謂之如便不能自慊也

擠著之小人自君子視之懸隔若天壤然而重以此為戒者良由一星之焰或能燎原一蟻之穴殆將蕩嶽勿謂胡傷其禍方長彼之至於斯極者其初但細微之不謹耳大傳之言豈是自命賢聖嗤笑小人是蓋春氷虎尾勸戒昭然作嗤笑會者失之遠矣

曾子言獨知之地即是衆所共知其嚴如此胡可弗慎語意與吾日三省章正同

上節言小人自欺之惡不可揜益人心惟危一不致慎則日欺日偽至此不難所謂從惡若崩者固大可畏也此君子重以為戒乃是自警自惕若謂鑒於外間狼籍敗壞之小人而後知戒則亦已疎矣故此節引曾子言以明獨之可畏有不容不致其慎者皆君子自警自惕之辭非謂小人獨處之時指視叢集備諸若境為君子

所憐憫也講家於上節說之不甚分明故於此節轉生葛藤耳

人不誠意則善不實有諸已不足謂之德矣必誠意乃為有德而身受其潤不枯悴也

或疑故君子必誠其意似若計其功效而為之不知人心豈可不廣體豈可不胖至為切要有何所疑

所謂修身章

心有所忿懥四者未知所忿懥者屬於何事故以有所

言之如子所雅言下文詩書禮則正是所雅言之實也若以所忿懥為方所之所云有忿懥之所恐懼之所則亦可云雅言之所乎此於文義不得為無害也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謂人心之失其正必於有所忿懥等見之註言不能察此意在有所忿懥之下非謂有所即是不察也有所忿懥與下章之其所親愛語勢一例所親愛者謂人也所忿懥者亦謂事物也豈得言必無親愛之人乃為非辟則豈得言必無忿懥之事乃為

不失其正乎是知忿懥之病不關有所二字而病處乃在有所之時講家以為纔有忿懥之所便為心病者非經旨也李安溪之說得之矣

心不在焉上言人心有所忿懥等則滯於一方而無以為此心之主宰視聽食息皆不知所以自檢以此見身之修不修全繫乎心而欲修身者之先正心也決矣有謂有所是有心之病不在則是無心之病者非也如此則上言心不得其正不言身不可修為無關於身矣

心憶者忘饑心忿者忘寒又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皆切喻也

有所忿懥等及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類是常人之病非意既誠心既正而猶有此失也在於正修章則意不誠之事不須復言以傳文至此則為意既誠者言之耳修齊章同例

所謂齊其家章

釋修齊舉親愛賤惡五者仍是心之所發與正心章何

別乎恚忿懥四者但以心之用言不必有所事為而親愛五者則形於威儀動作之間不止空有其情而已故以此為身不修之事

身與物接之時最易忽略最要省察

呂氏春秋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按諺言人莫知其子之惡亦當以形貌言之如苗之碩了然在目也子之形貌醜惡父必不以為嫵此乃人之至情而惑溺之狀

亦可見矣

舅犯曰節

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據檀弓是舅犯告晉公子語及公子出答秦使不用此二語也今人乃以為答秦使之詞益失之矣

不啻若自其口出

凡言不啻者不但如此也今人於情事不及遠者亦言不啻抑何率爾若此

見賢而不能舉節

舉賢不先者好之不篤也退不善不遠者惡之不切也是其心有係吝不能自割所以為未仁

總註細論條目工夫句

工夫二字朱子集註亦有之不知夫字義云何按魏齊王芳詔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工夫據此則恐是人夫之夫而其後承用遂以一切功課謂之工夫也未知是否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書言上帝降衷於民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衷中同義衷亦訓善葢天地之中無不善者是即天命之謂性而孟子之言性善所自來也

有睹有聞皆心也此心寂然一物不交是為不睹聞之時非閉目靜坐收視反聽之謂也

未有致中而不致和者未有和不致而可云致中者亦

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雖是分配何嘗不一以貫之

君子而時中

孔子云學易無大過者乃時中之謂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惟不自用之極而取諸人之盡斯以為舜之大知然則矜其小知而好自用者其去舜也遠矣學聖人者必自虛其中始虛則明亦漸生若彼不審是非而惟衆情之

狥者亦是蔽於私見不能虚也

淺近之言其中非無至理舜亦必察而不遺耳非謂道只在於淺近邇言正至精至微之處舍此别求即非也若然大禹臯陶之陳謨不可謂之淺近舜反不察之乎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進衆議者而問之云云此即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自謂予知而觸刑辟罹禍患不可謂之知然則自謂予

知而能擇不能守其不得為知也與彼何以異乎自是兩種人一粗而易見一微而難知故比例而言耳非謂離中庸之道傷性命之情即與納罟擭陷阱不殊而謂之不知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辭爵祿亦是辭之善者蹈白刃亦是忠義之事非是全不當理但能辭能蹈而已雖三者合理即是中庸之事然夫子所言中庸不可能者正謂尋常日用之間平平

無奇自有不可能者在耳不必粘上三事為說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栁下之和揆之中庸尚不能無間然豈況鑿坏咽李抉眼屠腸之輩而可得相為比似者

不可能謂最不易至若論語言其愚不可及也非謂古今無人及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既得聞矣深歎其美故云然耳大舜顏淵豈非能中庸者乎若夫賢知愚不肖非太過即不及故曰不可能也

子路問强章

子路學於聖人亦豈純是血氣用事者但其氣禀有偏畢竟血氣之剛有餘德義之勇不足其於仁也日月至焉便是勇不如顏子處

南方之强自是寛厚能容之人故曰君子之道非謂勾踐范蠡之徒鷙鳥卑伏一發而制人更不可當者也如此則其憯甚於談笑而起戈矛者矣何君子之能近乎犯而不校不見可校真能容物也不報無道能忍已恕人也相去遠矣

不報無道亦是可以無報者非謂如兄弟之讐不共國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此等皆不報之也若此等不報聖人安得曰君子居之但其人雖是寬厚律以聖人言以直報怨之義則有過厚而不合者矣所以不得為君子之强

不報無道所謂忍過事堪喜者近之是後來亦不復與之校計非謂忍於今發於後若范蠡等之所為也

南方風氣柔弱雖柔弱而含忍是人情所難故能忍者

為强若柔弱者皆能含忍則又何足為强北方大抵剛勁能勝人者是剛勁之尤摧彼剛勁使不得加於我

君子遵道而行節

半塗而廢是他力量去不得了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君子之道猶云聖人之道儒者之道也天地間只有這箇是道此外皆道其所道耳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註言居室之間然中庸之意似

不專指此一事也且道者謂當然之理也即以居室言亦謂夫為倡婦為隨夫稍能義婦稍能順乃為與知與能乎此道耳固非特牝牡相合若鳥獸之孳尾便謂之與知而能行也

其大無外其小無内二語見不韋春秋高誘註云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内按此固影響揣測之言然於中庸所謂莫載莫破者可謂若合符契者也

夫婦天地舉兩端以包之說者以夫婦施化是天地之小者天地化育是夫婦之大者一陰一陽端倪呈露於牀笫之間而推極於覆載生成之大皆此道也此其理固然然非中庸之本指也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以人治人謂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舍道則無可治矣謂言人不必言道者非也猶孟子人無有不善正以人性皆善故無有不善耳謂言人不必言性者非也又

以人治人專指對已之人而言謂已身亦人兼自治在內者亦非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素富貴四句葢由易以至難夷狄患難皆自得則無不可處之境矣然是二者富貴貧賤皆有之或富貴反為難處而貧賤差易此又不可一例論也自君子處之則無難無易惟務盡其道内省不疚死生禍福一以視之蔡邕獨斷王仲任云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

無不幸按此言甚善小人徼幸徼而得之是為幸也徼而不得身敗名裂是乃小人之當然非不幸也非所謂命也

夫子自論射子思引言之意則主君子而言講者並謂為然不知夫子尋常言射有似君子者豈不是主君子而言豈不以君子之道必當事事反求諸身而假射以明之豈是沾沾論射之道講者於此未之思與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順父母非可易言視和妻子宜兄弟自當以高遠屬之
卑邇高遠以道言不以地言有何所疑世人見順父母
若易者或父母自俯而從子未必真能順也
有謂父母不可說高遠者是他將高遠二字看煞了亦
緣不認得註中一箇意字也
琴統陽瑟統陰詩曰如鼓瑟琴喻陰陽和也又琴以禁
邪瑟以塞欲必邪欲止而後和不然則流淫害於和也
昔者長史嘗言相敬如賓和之至也

夫微之顯節

言道至於鬼神疑若幽玄恍惚難知然其所以然者不外一誠而已中庸特指而言之以見體道者人心心無不誠則盛德大業皆由此立不然則同於幻妄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如此此夫如此夫者意不在於明鬼神引而不發也其後數章乃始宣暢厥旨而歸於尚絅闇然此學道之本

子孫保之

元魏孝文帝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嬀苟之復其家畢世此誠孝文盛德之事而孔子稱舜子孫保之者於此猶有徵也

必因其材而篤焉

篤是加厚之義此句兼培覆者謂天之有厚有不厚也俗說謂覆之亦是篤只作加字看謬甚

故大德者必受命

有為理弱之說者亦不盡然畢竟這箇理萬古不易大

德必受命天何嘗辜負孔子來

壹戎衣而有天下

壹戎衣謂武王自著之也所謂袀服也若周之將士則用兵固不止於一矣

葬以大夫祭以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於人情若有未慊者不知惟父大夫子士祭用士禮故父士而子大夫者祭得用大夫禮此所謂達上祀之禮於其下者也若使子為士矣而祭仍

以大夫苟以狥人到子為大夫祭雖以大夫而人子所以立身揚名推本所生者亦不見矣聖人制禮莫非天然不易之則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於此尤可見也

脩其祖廟

周禮祀五帝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云修掃除糞洒又宫人掌六寢之修守祧其廟有司修除之是知中庸修其祖廟即此掃除糞洒之事也非待屋有損

壞而修治之

序事所以辨賢也

助祭之士皆經澤宮選擇而後任之以職事所任有大小則才能優劣具見矣賢謂能於其事辨賢之大小非辨其德行賢與不肖也然能於其事則德行之美亦可以是而知之

燕毛

燕毛燕字畧讀斷周禮司儀王燕則諸侯毛

哀公問政章

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今謂之字又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按一簡字有多少如儀禮則不得及百字也凡一簡之文大約多者百字以下乎無以考之人之為道最善行政猶地之為道最善發生夫政也者樹中之蒲盧也人存政舉之易豈但如敏樹之說而已乎或以上截言人之敏政下截言政之自敏者非也蒲

盧雖易生不得水土之氣其能自生否乎又以上截泛言政下以蒲盧比文武之政者於文意亦未合也葢本是一屋而說者橫分作兩間耳

有殺有等則禮從此而見故曰此禮之所由生也或以為等殺是禮之所生者夫等殺也禮也非二物也禮者天則等殺固生於禮矣但據此文意則謂等殺乃禮之所生者非也

五性仁義禮智信三德知仁勇信只是實此仁義禮知

勇只是强此知仁不可别為一物故發强剛毅分明似勇之德然聖人之所以如此者自是當然之理是乃所謂義也若徒曰勇而已則如物之有四足者一足空而不實有敧傾之患矣

曰修身也此曰字與曰君臣也同是夫子指數之詞非謂經言如此經是常義非方策之比豈得有文字也又齊明盛服節亦是約畧九經之事而言非方策本文

萬事之理萬人之治孰不本於人君之一身修身之效

不可具舉故以道立言之

官盛任使葢舉一事言之修身尊賢之主所以體貌大臣者自無不至若非官盛則於其大者必有所害無以收不貤之效故知不止是養其尊優之體而已

官盛指其小者而言若卿貳重職或至缺而不補若明顯帝之世者古今豈多見也

言事行道與達道達德九經相表裏非道德九經之外又有此四事也所當豫所當前定者皆謂誠也凡事不

同同於先立其誠謂言事行道須前定明行者之一亦須前定者非也

言事行道之所以為前定者其本一而已只是素裕乎誠則出之口為言體之身為行措之天下為事為道皆取足於此而無所不當若以言前定為從言上尋箇豫備的道理到行事道又須各求所謂前定者則是有多種豫而非所謂一矣

誠者天道是性分固有誠之者人道言職分當為惟實

理為天命之本然故誠之之實功為人事之當然若此理非性分固有則人何用誠之正使竭智畢力以求誠亦外鑠而已爾

從容中道聖人也七字為一句然考家語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是知原是兩句而記禮者删下句中五字耳

理有淺深事有難易故或一或十或百或千也若云視人質有優劣因而功有多少然則人皆一能已遂永不

施于設遇百能之人又將萬之始成百倍於理似不可
通向謂此義不易今更思之聖人此語只是極言弗措
必要其成乃已曰已百已千者申重致意之詞耳不須
銖銖較量若相駁難則以一十為質有優劣者於文意
為大得也學子善會之斯可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以愚柔者似無明强之可望故
言雖耳非謂雖愚亦明況本不愚者雖柔亦强況本不
柔者葢不愚不柔之質則不須百倍不在果能此道之

數矣

至誠之道章

祥是吉凶之先見者吉徵為祥若今人言祥瑞是也咎徵亦為祥如大蛇為竇氏之祥之類

中庸善不善必先知之猶云不淑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大學雖有善者猶言能者如所謂何以善其後今人以善者為善人失經指矣

道至於不可知不可思斯謂之神矣夫惟與凡人心路

隔絶故不可以凡心求聖人者無心而無不心也精微溟涬默相契合而已是聖心一神也故曰至誠如神

誠者物之終始節

陸贄引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解之曰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此可謂切近有用之言也

故至誠無息

鄭注曲禮曰發句言故按承上言故發句亦言故是不必有所承也故至誠無息是也

今夫天節

日月星辰皆繫於天此句申說天之無窮所謂髙明是也萬物覆焉乃言天之生物載振二句申說地之廣厚即博厚是也萬物載焉則是地之生物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是天地之體非別為一物也山水之廣大不測不假申說與上兩段異例草木生之及黿鼉以下皆言

山水之生物比於天地反加詳者天地所覆載不可覼縷故也或以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皆為天地所生之物此既失之又欲將山水二段與上一例看以草木二句黿鼉至生焉句對日月河嶽不屬生物而專以末一句為生物之不測者又謬甚也一卷之石一勺之水亦有所生驗之目前居然可見是知生生化化之機無間於細大

萬物覆焉者天以大氣覆育乎物物物各資之以始無或

遺者是天之生物不測也非空空冒蓋其上而已
萬物覆焉覆是覆露乃天之所以生物所謂天道下濟
者物不得天覆則無以生非空空冒蓋而已

大哉聖人之道章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謂陰陽五行化育流行之道非
聖人之所為也待其人而後行乃是聖人之事參贊位
育是也三百三千固是聖人之制然亦是言此道細入
無間見於禮儀威儀之間者本如此耳大哉聖人之道

以聖人統此道之全體而名之耳

待其人而後行唯此道必待聖人而後行故君子之學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非謂待此修德凝道之君子也

大哉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緊相應無預照君子之理

默足以容默對上言字孔子所謂言孫亦是默也曰其默足以容則其默皆合於道世固有默而不見容者又有緘默茍免以為容者惟君子則其默足以容非謂默

便足容也

偶舉此詩以證其默足容者由夫明哲順理而行非私智苟免之比而上下治亂無往不宜亦自可知末句是默足以容之謂非德修道凝之謂也

今天下節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按外夷非天子諸侯所治之地車軌書文以至等威倫序雖盛世不可使之皆同中庸言今天下車同軌

云云正謂中國耳

考諸三王而不謬

風俗通言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又引書詩春秋諸處皆言文王然則三王者或數文王或稱武王以文武不可遺一故以禹湯文武為三王耳

詩曰在彼無惡節

君子必如此而能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謂之蚤者正以其不如此而言之耳有以

蚤譬為正說者非文意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害非搏噬之謂譬如海中生了一個大魚便不容更生小魚如此則為害矣若小小呑噬豈足言害纔被他呑得那邊又生出許多了雖有消息盈虛却沒有相害底道理

唯天下至聖節

中庸所謂至聖至誠皆指仲尼說

聰明睿知即所謂睿作聖聖通明也故註以生知之質言文理密察只是四德之一須看得分明

疊下四字形容他仁處真見得至聖之仁有説不盡底好處

詩曰衣錦尚絅章

闇然而日章誠之不可掩也的然而日亡不誠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為貴存尚絅之心篤實自修不求人知此學問之根本

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此為學者言耳凡不務實而皎皎然揚露於外至於聲聞過情者其究不免為小人之歸聖門如子貢子張孔子猶屢箴儆之正為此也若夫邪僞之小人則更不足道矣

尚錦便是小人之道這箇小人亦不是無學問底但其用心不務誠實未免有夸耀之意到底不可入聖賢一路耳

只是真見得吾性本善決不可做了小人竦然生畏雖

欲不學而不能這便是為巳之心

畢竟先存得箇為巳之心方可去學不然雖做許多工

夫胄中依舊不是錦也

篤恭而天下平是言天下所以平者其根原全在德也

譬如唐平淮西全由憲宗之能斷至如李光顔李愬等

戰功自是少不得但君心不斷雖有此諸人亦不能成

功耳

此木軒四書說卷一